



三國志
三



リ伊8
1.725
55



魏書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三國志十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桓之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或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

書曰淑有高才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位與李固李膺同志方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補朗陵侯相卒官八子儉緄靖熹說爽肅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積十數年董卓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苑康曰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署其里為高陽里靖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子將靖與爽孰賢子將曰二人皆王也慈明外朗叔慈內潤
唐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之或為論者所譏臣松之案漢記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于時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衡之沒久矣慕勢之言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逼而然何云慕勢故昔鄭忽以違齊致譏儒生以拒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竝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闔閭賢用事四海屏氣左悺唐衡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迴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以安忤違則大禍立至斯譏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傷庸何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

所購以贈

同書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爲兵衝宜亟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或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爲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太祖爲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吾之子房也以爲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爲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州牧後爲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旣至邈乃使劉翊告或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衆疑惑或知邈爲亂卽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

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夜誅謀叛者數十人衆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衆數萬來至城下或言與呂布同謀衆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及其未定說之縱不爲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係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係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

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間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兗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兗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仇之言要非寡弱之稱蓋知官渡之役不得云兵不滿萬也 前討徐州威罰實行

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皆屠之雞犬亦盡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虛邑無復行人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

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

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兗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縞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

一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畧曰或折節下士

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

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畧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彌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荊州北游許都恃才

傲逸臧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惟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觀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兒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盪寇皆足益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趙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荊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自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跳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柩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屯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併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伍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大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擊鼓為漁陽參過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當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冠帽單復擊鼓參過而顏色不忤太祖大笑告四坐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漁陽參過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中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捶地數罵太祖太祖勃外廢急具精馬三匹并騎二人謂融曰爾衡豎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數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剋於論見荊州牧劉表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甚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稱將軍之仁西

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太祖

察遂疏衡而逐之衡以交絕於劉表智窮於黃祖身死名滅為天下笑者譖之者有形也

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

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

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

三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請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固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三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示象康字元蔣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端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性貞實文愍篤誠係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甚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太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

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

下畏其疆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

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

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

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

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

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吝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

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三年太祖旣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保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分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

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
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
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
背兗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
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畧
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錄傳八年太祖錄或
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
不越廟堂戰多不踰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
蕭何之士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漢忠
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勳力同心左右王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
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祗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
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因辭無野戰之勞不通太祖表太祖與或書曰與君共事已
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
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
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
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

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
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
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
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
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
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
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
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
兄諶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
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竝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
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諶子闕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掾時有甲乙疑論闕與鍾繇王朗袁渙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闕勁悍
往來銳師真君侯之勅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闕從孫暉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
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朗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 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
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

天行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憚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竝貴重皆謙沖

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

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郊甸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

不聽臣建宜任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衆此或親勝敗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用反旆遂吞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征委棄充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魏魏之勲乞重平議疇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為之盜況君密謀安衆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表或為三公或使荀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

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問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

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會征孫權表請或

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

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或

別傳曰或自為尚書令常以書陳事臨薨皆焚毀之故奇策密謀不得盡聞也是時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探庶績教化征伐並時而用及高祖之初金革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閒世祖有投戈講藝息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國難方弭六禮俱治此姬旦宰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稽治化於事未敏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刑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衆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英雋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郭憲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識杜畿儼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後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二荀令之論人久益信吾沒世不忘鍾繇以為顏子既沒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或然或問繇曰君雅重荀君比之顏子自以不及可得聞乎曰夫明君師臣其次有之以太祖之聰明每有大事常先諮之荀君是則古師友之義也吾等受命而行猶或不盡相去顧不遠邪 獻帝春秋曰董承之誅伏后與父完書言司空殺董承帝方為報怨完得書以示或或惡之久隱而不言完以示妻弟樊普普封以呈太祖太祖陰為之備或後恐事覺欲自發之因求使至鄴勸太祖以女配帝太祖曰今朝廷有伏后吾女何得以配上吾以微功見錄位為宰相豈復賴女寵乎或曰伏后無子性又凶邪往常與父書言辭醜惡可因此廢也太祖曰卿昔何不道之或陽驚曰昔已嘗為公

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齋墜書犒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告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不知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迴託以官渡之虞從仰之間辭情頓屈雖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吾儕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暉虛罔之類以最為甚邪

子惲嗣侯官至虎賁
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竝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惲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惲惲早卒子惲翼以

外甥故猶寵侍惲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名早卒
荀氏家傳曰惲字長倩侯字叔倩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與詵弟

顛咸熙中為司空
晉陽秋曰顛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

騎侍郎顛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顛弟繁字奉倩何劭為繁傳曰繁字奉倩繁諸兄竝以儒術論議而繁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繁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繁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攸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攸不治外形慎密自居

而已繁以此言善攸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繁尚玄遠宗致雖同舍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繁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謂嘏玄曰子等在世途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嘏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未有餘者邪繁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繁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有美色繁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嘑繁繁不哭而神傷嘏問曰婦人才色竝茂為難子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繁曰佳人難再得願逝者不能傾國之色然未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二十九繁簡貴不能與常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夕赴者裁

惲子熒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侯年三十薨子頽嗣
荀氏家傳曰頽字溫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頽子崧字景猷晉陽秋大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主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亮二州刺史假節都督徐亮三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美孫伯子今御

史中 承也 冀官至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

前朝改封愷南頓子
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于實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愷如初孫盛曰遣荀勗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愷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嶠同班無緣方稱侍中二書所云皆為非也考其時位愷是當之愷位至征西大將軍愷兄愷少府弟惲護軍將軍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

才昱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沛相攸父彞州從事彞於或為從祖兄弟

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

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茲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曾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智如此

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旗與族父情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情與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愔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

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

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顒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

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

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

事垂就而覺收顒攸繫獄顒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顒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名太

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顒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傑顯既奇太祖而知荀或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遇黨難顯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顯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顯三罪曰王德彌先覺傷老名德高亮而

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寒窶無他資業而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不憚濡足伯求舉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偉高手刃復仇義名奮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瘦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闕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德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府每三府掾屬會議顯策謀有餘議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或為尚書令遣人迎叔父司空爽喪使并置顒尸而葬之於爽冢傍

死得免

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

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

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

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

攸名與語大悅謂荀或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

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

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

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

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

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主衰則軍無奮意

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

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

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係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

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

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

韓若未詳孰是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

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

惰可要擊也眾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

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

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怒而來君何疑乃受

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

遣辛毗乞降請救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疆宜先

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萬紹以寬厚得眾借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

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

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

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稱述攸前後謀勞勳曰今天下事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太祖征伐常謀暮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辛韜曾事攸曰佐治為袁譚乞降王師自往平之吾何知焉自是韜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也臣松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年道八十猶云未就遂使攸從征機策之謀不傳於世惜哉攸從征孫權道薨太

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傳子曰或問近世大賢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諂諛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攸風

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

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

有良平之奇

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都令說嵩曰夫難得而易失者時也時至而不旋踵者機也故聖人常順時而動智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主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收功於末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湯雪七州席卷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主將何以圖安嵩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殮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峙之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緩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

七州之衆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綱以網羅京都誅閭宦之罪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子可使其褰裳以用命况屬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影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左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起兵共劫忠爲王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慨發病而死察孝廉爲郎疾病去

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詔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爲邊將威震西土故詔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詔實非段甥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詔以太尉掾爲平津都尉遷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詔在輔軍卓敗輔又死衆恐懼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間行歸鄉里詔曰聞長安中議欲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衆單行卽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衆而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爲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

若不濟走未後也衆以爲然惟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

臣松之以爲傳稱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源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當是時元惡旣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殷流邦國遺殄碎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大哉自古兆亂未有如此之甚

後詔爲左馮翊惟等欲以功侯之詔曰此救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爲尚書僕射詔曰尚書僕射官之師長天下所望詔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詔昧於榮利奈

國朝何乃更拜詔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惟等親而憚之

獻帝紀曰郭汜樊稠

與惟互相違戾欲鬪者數矣詔輒以道理責之願受詔言

魏書曰詔典選舉多選舊名以爲令僕論者以此多詔會母喪去官拜光祿大夫

惟汜等鬪長安中

獻帝紀曰惟等與詔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詔曰不可脅天子非義也惟不聽張繡謂詔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詔曰吾受國恩義不可背卿自行惟復請詔爲宣義將軍

獻帝紀曰惟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眾子祐護大臣詔有力焉

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大常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爲惟所嫌欲殺之詔謂惟曰此天子旣出詔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

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惟乃止天子旣出詔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

典畧稱熲在華

陰時修農事不虞畧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 獻帝 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

記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

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

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

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

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

說繡與劉表連和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 太祖比征之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

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

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

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

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招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

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懼曰何至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之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令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

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眾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
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
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
遠著軍勢既大若舊江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
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
馬之徒尚狼顧關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為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
人服劉主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為日既久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
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將此既新平江漢威懾楊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懾懼之手實
震蕩之良會廓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俟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典以損
凌厲之鋒凱風自南用成焚如之勢天實為之豈人事哉然則魏武之東下非失算也詡之此規
為無當矣魏武後克平張魯蜀中一日數十驚劉備雖斬之而不能止由不用劉曄之計以失席
卷之會斤石既差悔無所及即亦此事之類也世咸謂劉計為是即愈見賈言之非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

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
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
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
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
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
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畧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了司荀勗別傳曰
晉司徒闕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人昔魏文帝用賈
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二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
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肅侯子穆嗣歷位郡守穆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軍模子胤胤弟龔從弟疋皆至大官顯

也於晉

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世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或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疚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乎世識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氣非衰漢之貞臣哉良以于特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畧則漢室之亡忽諸黔首之類殄矣夫欲翼讚時英一匡屯運非斯人之與而誰與哉是故經綸

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險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二紀之祚豈非荀生之本圖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前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大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代可謂任重道遠心行義立謂之未充其始誣歟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歟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巳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乎其照雖均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其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魏書十一

三國志十一

袁張涼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袁渙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袁宏漢紀曰滂字公熙純素寡欲終不言人之短當權寵之盛

或以同異致禍滂獨中立於朝故愛憎不及焉

當時諸公子多越法度而渙清靜舉動必以禮郡

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令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渙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術每有所咨訪渙常正議術不能抗然敬之不敢不禮也頃之呂布擊術於阜陵渙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隙布欲使渙作書詈辱備渙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渙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渙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渙聞唯德可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渙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日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

太祖袁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嚴憚之時太祖又給眾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百卷資糧而已以此為我有由是厲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渙言曰夫兵者凶

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

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

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

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

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

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

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

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

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

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

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

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敕諸縣務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

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

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

柔而內能斷魏書曰穀熟長呂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還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

議者多非焉渙教勿劾主簿孫微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稱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

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

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

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以病去

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

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瞰察之行然時

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

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中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從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賁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父風歷位郡守尚書袁氏世紀曰渙有四子侃寓與準侃字公然論議清當柔而不犯善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趣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清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宜厚精辯有機理好道家之言少被病未官而卒與字公榮行足以厲俗言約而理當終於光祿勳準字孝尼忠信公正不恥下問唯恐人之不勝已以世事多險故常治退而不敢求進著書十餘萬言論治世之務為易周官詩傳及論五經滯義聖人之微言以傳於世此準之自序也荀綽九州記稱準有雋才泰始中為給事中袁氏子孫世有各位貴達至今

初渙從弟霸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竝知名於時而霸

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颺等著

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晉諸公贊曰亮子粲字儀祖文學博識累為儒官至尚書

霸弟徽以儒

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辟不至

袁宏漢紀曰初天下將亂渙慨然歎曰漢室陵遲亂無日矣苟天下擾攘逃將

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疆而有禮可以庇身乎徽曰古人有言知幾其神乎見幾而作君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大功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兵革既興外患必眾微將遠迹山海以求免身及亂作各行其志徽弟敏有武藝而好水功官至河隄謁者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

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

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

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昭時為議郎適從長安來謂承曰

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

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

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

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興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許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還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

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令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卽位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尺二以約小兒於背上負之而行轉爲樂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松之按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在矣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爲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

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

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

後與

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

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士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

既還舊土太祖

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以一爲十及淵上首級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太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太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宜露其書多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郡旣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臨遣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二京賦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有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密喻旨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吏因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投書人同手收攝案問具得情理遷太僕居列卿位布衣蔬食祿賜散之舊

故宗族以恭儉自守卒官

魏書曰太祖以其子泰為郎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劔初平元年義兵起

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歎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

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於眾今欲奉使展效臣節

安得不辱命之士乎眾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

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為眾所指名願以私行期

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募從者

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虞密與議疇因說虞曰今

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

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

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

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

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

疇答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

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

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埽地而盟曰君仇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眾成郡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
愉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犯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
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
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竝各遣譯使致
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
輯所統疇皆拒不當紹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
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
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
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
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茂才拜爲蓆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洿下漚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
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蹶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太祖曰善乃引軍還而署大木表於水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
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
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
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表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
度理進退合義幽州始擾胡漢交萃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率宗人避難於無

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
遠結烏丸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陷撓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執猶廣武
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郃曲持臣露布出誘胡眾漢民或因亡來烏丸聞之震蕩王旅出
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帥兵五百啓導山谷遂滅烏丸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
寵賞以旌其美 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

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 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奔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主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執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 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表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正也故盡規魏祖建虛龍之策致使袁尚奔逆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 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

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

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 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備令田疇志節高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

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召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都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攻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五百而疇懇削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

無久留吾過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

受有司劾疇伯介違道苟立小節空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

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

賞宐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 魏書

載世子議曰昔遠敖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夫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可得而毀至於田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 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譏武王可謂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善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 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宐如世子議臣松之按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魯人必拯溺矣按此語不與繇所引者相應未詳為繇之事誤邪而事將別有所出 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

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

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

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風之人耳蒙

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隣里聞之爲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爲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邴原融不聽

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堯不能用舜實舉之原可謂不

忠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可乎脩重辭融答曰緣清身繫已歷試諸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動應乃懿德用升爾于王庭其可辭乎

時天下亂遂不行

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爲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爲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卽墨令後復爲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詢起兵漯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爲賊所殺譚更以統爲樂

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
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
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急將所領兵及諸從
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
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觀脩意默然不應脩復曰受表氏厚恩若
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太祖既誅表譚
梟其首令曰敢哭之者
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田子泰相謂曰生受辟命亡而不哭非義也畏死亡義何以立世遂造其
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自行其戮太祖曰義士也赦之 臣松之按田疇傳疇為袁尚所辟不
被譚命傳子合而
言之有違事實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管統以

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
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
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穀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彊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陳黃白異議因奏記曰脩

聞荆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涓流之水無洪波之執是以在職七年忠謹不昭於時功業不見於事
欣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長夜起坐中飯釋餐何者力小任重不堪而懼也謹貢所議如左太
祖甚然之乃與脩書曰君澡身浴德流聲本州忠能成績為世美談名實相副過人甚遠孤以心
知君至深至熟非徒耳目而已也察觀先賢之論多以鹽鐵之利足贍軍國之用昔孤初立司金
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與君教曰昔過父陶正民賴其器用及子嬌滿建侯于陳近桑弘羊
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告者也是孤用君之本言也或恐眾人未曉此意自是以來在朝之
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及聞袁軍師眾賢之議以為不宜越君然孤執心將有所底以軍師
之職閑於司金至於建功重於軍師孤之精誠足以達君君之察孤足以不疑但恐傍人淺見以
蠡測海為地畫足將言前後百選輒不用之而使此君沈滯治官張甲李乙尚猶先之此主人意
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空聲冒實淫亂耳假有斯事亦庶鍾期不失聽也若其無也過備
何害昔宣帝察少府蕭望之才任宰相故復出之令為馮翊從正卿往似於左遷上使侍中宣意
曰君守平原日淺故復試君三輔非有所問也孤揆先主中宗之意誠備此事既君崇勳業以副
孤意公叔文子與臣俱升獨何
人哉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脩以爲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徙爲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王隱晉書曰脩一子名儀字朱表高亮雅直司馬文王爲安東儀爲司馬東關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衷字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爲務旦夕常至墓前拜輒悲號斷絕墓前有一柏樹衷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悴未曾不反覆流涕泣下沾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爲衷刈麥者衷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衷門人爲本縣所役求衷爲屬衷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衷乃下道至土牛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涕泣而去令卽放遣諸生一縣以爲恥同縣管彥少有才力未知名衷獨以爲當自達常友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爲婚彥果爲西夷校尉衷後更以女嫁人彥弟馥問衷衷曰吾薄志畢願山藪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葬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本指邪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衷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邴春者根矩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停家鄉邑翕然以爲能係其先也衷以爲

春性險俠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衷常以爲人所行其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竄起衷宗親悉欲移江東衷戀墳壠賊大盛乃南達泰山郡衷思土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衷與濟南劉兆字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衷以父爲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麗清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爲一傳其脩清聘三人自各有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浚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爲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移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藥布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爲其郡右姓建安中爲郡功曹州辟不就以仁篤爲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衆從羌中還依憲衆人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爲北海相舉原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

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州縣敢有藏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魏氏春秋曰政投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原匿之月餘時

東萊太史慈當歸原因以政付之既而謂度曰將軍前日欲殺劉

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

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

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

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

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

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

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為哉太祖乃

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二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為東曹掾記讓

曰徵事邴原議郎張範皆秉德純懿志行忠方清靜足以厲俗貞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卒原別傳曰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觀之中疑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寬古今博聞彊識鈞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交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衆皆請而君何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憎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

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譏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乃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邦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疇咨雋又我徂求定策命懇惻國之將隕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紫放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遠東遠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乎來歸自鎬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某奕爭梟原於是遂復反還積十餘年後乃遁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邵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鴉鷂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遠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頤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兩鄭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北伐三郡單于還任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反鄴守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旦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兩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謁太祖大驚喜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謁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太祖怪而問之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兩原耳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公安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南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甚相親敬令曰兩原名高德大清規邈世魁然而峙不為孤用聞張子頗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賓客如雲而原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宰君若不奉世子此典

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惡惡太子燕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父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落之於原原愕然對曰父也太子亦不復難之

龐迪以清賢稱 荀綽冀州記曰鉅鹿張龜字邵虎祖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父邈字叔遠遠東太守著名自然好學論在嵇康集為人弘深有遠識恢恢然使求之者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康初為城陽太守未行而卒

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

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

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賙悉辭不受稱財以送

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兩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竝

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

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

子康絕命不宣

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環為室越海遊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郡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十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有王心早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也落會井及者或男女雜錯或爭并鬪閱寧患之乃各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隣有牛暴寧田者寧為牽牛著涼處自為

王列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

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潁川陳太丘為師二子為友時潁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為改過子既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為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既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亦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

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疆不陵弱眾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

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

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

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

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

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

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會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傅子曰司空陳羣又薦寧曰臣聞王

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
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
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
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
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
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
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
爽曰耆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造成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
不降志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格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

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
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使朕虚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

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
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
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
奏寧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
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
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
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
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
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制不令稍修章
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
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
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

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
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奈稅駕
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又年
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
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
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
守節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
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
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
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者

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高士傳
曰管寧

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
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

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鶯鶯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
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
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
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
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
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

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篋門偃息窮巷飯鬻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况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何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問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

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也

雖出處殊塗

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

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歌以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行邈然若不可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導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不知聞之感若此不亦至乎

時鉅鹿張琚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累上琚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琚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

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崑
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
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琯琿
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
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
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琯門陰琯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
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
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
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

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
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
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
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崑澠之間止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乘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於鄉隣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眾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
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
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賊寇到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
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

馬太尉蔣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顛鍾

毓太僕庾亮 案庾氏譜疑字劭然穎川人子儼字玄默晉尚書陽翟子疑弟遁字德先太

道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 弘農太守何植等 文士傳曰植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

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

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顛休復與庾亮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

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顛等位皆常伯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

所不行也昭宿德者艾遺逸山林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

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韋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 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受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潔心

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

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

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於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上

欲遣船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

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拮拾不取大穗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

為裳科頭徒跣每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為牀在亭其下

至天寒時構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避近與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熹平中太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

如是我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

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祝祝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為當殺羊更殺其殺癡邪

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非羊謂吳殺癡謂魏於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

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

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

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

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

瀕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

人間或數日一食飲食則為人賃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

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

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恕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

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先祖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知生

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或問皇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

之於表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

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

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

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

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

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

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皇已來一人而已矣 魏氏春秋曰故梁州

荆史耿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扈累及
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
常食青箱荒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
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壤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
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甌甑為障施一廚
林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八九十裁
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曰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
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
宿儒樂文傳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
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
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曰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
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脯一升
而止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蝸之有角者
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清猶履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乎蓋是貢

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名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

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琯胡昭

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魏書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暮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田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二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遠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

戎馬上下勞瘁世子宜遵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述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騫而陵險志雉兔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時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士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

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衰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鬚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憤籠持

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遙見琰名著憤籠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

乃收付獄髡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

欲殺之乃使清公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始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壯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臣松之按時或作特

時始非子之所及也朗以爲不然而琰每秉此論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器晚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群以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當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中大夫陳煒後至同坐以告煒煒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豈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侯覽所忿疾覽爲刊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兄褒有舊亡投褒遇褒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泄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及褒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褒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詔書令褒坐焉融由是各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辟舉高第累遷北軍中候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彭璆爲方正邴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遠還之誤

四方遊士有死亡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住北海自以智能優贍溢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曜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赴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剽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羅網羅其自理甚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按謀夜覆幽州幽州軍敗悉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上馬禦之涑水之上寇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熾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許融以為宜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仰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謂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旨酒之德故堯不飲千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郝慮知旨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僭號太祖與彪有隙因是執彪將殺焉融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累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表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周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纓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可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曰便當褻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妲己賜周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奕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詭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禰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瓦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肯寧贍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掾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齟齬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譬八歲小兒能玄了禍福聰明特達卓然既遠則其憂樂之情宜其有過成人安有見父收執而曾無變容奕棋不起若在服豫者乎昔申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顛沛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表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鄴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白者遂見收治妻圭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略曰妻圭字子伯少與太祖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于伯時亦隨從子伯顧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懷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會當得數萬兵千匹騎著後耳章之徒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安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于伯亦合衆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爲所用軍國大計常與馬劉表云曹公向荆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許曹公以問子伯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龍秋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執不如孤耳從破馬超等子伯功爲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爲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誅 魚豢曰古人有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烏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衆毛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而琰最爲世所嘆惜至今冤之世語曰琰兄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付之由也荀綽冀州紀云諒卽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爲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荆州未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爲治中從事玠謂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衆彊皆無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爲司空丞相玠嘗爲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爲哉文帝爲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爲上東曹爲次宜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布衣蔬食撫育孤兄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師魏國初建爲尚書僕射復典選舉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故貞實斥華僞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還者垢面羸衣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人擬壺食之繫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奸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乎下民到于今稱之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天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早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謗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春秋嘉馬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聞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服未有徵青蠅之浮聲信浸潤之謬訴可以允釐四海惟清緝熙者也昔者漢高獄蕭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永見擯放二主度量

豈不殊哉太祖賜棺器錢帛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奕

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我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丁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出為魏郡太守太祖征孫權徙為留府長史謂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魯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

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奔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奔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為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夫關宦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避亂淮南後中諸父兄皆禁固夔嘆曰天地閉賢人隱故不應宰司之命

避亂淮南後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蘄陽蘄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蘄陽夔謂術謀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化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士也必擢時雋搜揚英逸得其人則論道之任隆非其才則覆餗之患至苟有疵
釁刑黜可也如其捶扑之罰爾雅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宜度德
投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蹈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縻哉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孛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絏
夫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籠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
可也出為城父令魏爭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鄴令夔
為城父令諸縣皆用各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魯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肯正法下以順百姓之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于友毛玠等儀已害之矣于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竝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夔諡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晉紀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母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荀荀為武衛將軍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詣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雅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十一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楚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傅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顛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顛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顛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顛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顛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顛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顛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顛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顛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下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顛顛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顛曾孫喬字魯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冀卓紹與卓不致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三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已吾信與弟輅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豪傑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撥之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彊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瘡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言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者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遭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巾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年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建安十七年太祖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辟勛丞相

掾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

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

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

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

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

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

仁聖惻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

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

競行獵中道頓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

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

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況獵暴華益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

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

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

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

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絀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旬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賊盜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旣衆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今督郵以軍興詭責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爲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勲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勲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託屬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勲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魏略曰勲字子臺琅邪人中平末爲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爲廬江太守爲
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勲兄爲豫州刺史病亡子威又
代從政勲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
法又誹謗爲奉申成所白收治并免威官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
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有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入爲
河南尹抑彊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爲通芝爲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
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爲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
名在洛陽東北繫獄卞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
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
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奉詔書以權行事是也
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是諸典農各部吏民未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執

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隅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自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郡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徙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圭泰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替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

志官

評曰徐奕何夔邢顥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溫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魏書十二

魏書卷之十二

三國志十二

魏書十三

三國志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溫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於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軾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顧時舉府掾屬皆投劾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失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各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頽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古有退讓之行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辟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皂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尚功名位至卿佐而卒墮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以黨錮不仕繇則迪之孫

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事王必致命天子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益虚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待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表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

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

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

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

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

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表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

者亡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表氏背王命驅
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
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執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表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等兵與孫會擊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琰及高幹等並為寇孫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畧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

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孫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已入界孫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孫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畿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按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隳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闕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罪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徙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

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悝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鐘鼎今執事寅亮大魏以隆聖化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按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官此桐邑也事也臣也賜爾鸞旂黻珮璋戈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悝銘在禮記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顆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勒銘于景鍾至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與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菑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璵璠宋之結祿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疇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虢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漆赤擬雞冠黃侔蒸栗側聞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與并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旨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玦初至捧跪發匣爛然滿目猥以矜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有秦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詭嘉祝益映敢不欽承錄報書曰昔忝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耆老頗識舊物各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鄙之用未奉貢幸而紆意實以悅懌在昔和氏殷勤忠篤而繇待命是懷愧恥

數年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孫孫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嫉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方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嫉媚執書嗚噓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邵月日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

足文帝卽王位復爲大理及踐阼改爲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孫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卽前止戶外孫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孫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孫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斫之傷髀婦人卽出以新繇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明帝卽

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繇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爲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繇以爲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爲非悅

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

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

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爲一代法連有軍事

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

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

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

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

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
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其平議司徒王朗
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
屍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
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
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
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
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髡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
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
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表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縣於
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求進取貪競之行希
求放肆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愜其慾也姦偽忿
怒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辟書曰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
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圉此肉刑之
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
死而相殺者不已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
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者然後入於刑辟是將殺
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
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
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
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
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致刑錯之美乎蓋德
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玄
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篤厚斷獄四百幾致
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効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
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錮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姦盜故刑徒多而亂
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離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
如此則風沙趙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
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宥也若夫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
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昧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
生而今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勦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

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諡曰成
侯魏書曰有司議諡以為繇昔為廷尉辨理刑獄決嫌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曰
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諡曰成侯子

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帝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宜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執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暑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輒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氈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宜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旣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稱耳南旣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

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俱

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兩根鉅之

徽歆懿望不必有愧華公管幼安言德高蹈又恐弗當為尾魏畧此言未可以定其先後也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穎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譜敘曰歆少

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不肯

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眾不

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道憶并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時袁術在穰留歆歆說術使

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孫策略地江

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葛巾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譜

敘曰孫策略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郊迎歆曰無然策稍進復白發兵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遽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士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謹諱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剖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爾時會稽人眾盛彊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逆作檄明旦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語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三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從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懌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懼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積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主權宜宥恕出自人君子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孛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宥歆居股肱之任同元首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把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義可謂匹夫之仁蹈道則未也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為貴就有所言不敢顯露故其事多不見華嶠語敘曰歆淡於財欲前後寵賜諸公莫及然終

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羣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晏嬰行父何以加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佳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其語曰當與幾歲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往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臣松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蒞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為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復奉望鑿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十餘為散騎侍郎時同僚諸郎其平尚書事年少並兼厲鋒氣要君名譽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惟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共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廙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廙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撰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廙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澹字敬叔世語稱澹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昆尚書澹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以為無德之君不應見祀於是除之居郡四年惠愛在民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為兵所逼遂詣軍降策令使者詰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眾屯任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而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禽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違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櫪流矢始交便棄櫪就俘稽顙自首於征沒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朗思淺驚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脰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

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者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懼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能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漢晉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敢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之望也北面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攘臂而為其將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朗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拘盜而已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

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

魏略曰太祖請同會朗朗曰不能效君昔在會稽折稅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宜適難值太祖問云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如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詔朗朗答曰孫權前賤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鄢郢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蜀形執已成重休累慶難吝相隨承旨之曰撫掌擊節情之畜者辭不能宣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土使封鄙之內雞鳴狗吠達於四境蒸庶欣欣喜遇升平今遠方之寇未賓兵戎之役未息誠令復除足以懷遠人良宰足以宣德澤阡陌咸修四民殷熾必復過於曩時而富於平日矣易稱敕法書著祥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慎法獄之謂也昔曹相國以獄市為寄路溫舒疾治獄之吏夫治獄者得其情則無冤死之囚丁壯者得盡地力則無饑饉之民窮老者得仰食倉廩則無餒餓之殍嫁娶以時則男女無怨曠之恨胎養必全則孕者無自傷之哀新生必復則孩者無不育之累壯而後役則幼者無離家之思二毛不戎則老者無頓伏之患醫藥以療其疾寬繇以樂其業威罰以抑其彊恩仁以濟其弱振貸以贍其乏十年之後既筭者必盈巷二十年之後勝兵者必滿野矣及文帝踐阼改為司空進封樂平鄉侯

魏名臣奏載明節省奏曰詔問所宜損益必謂東京之事也若夫西京雲陽汾陰之大祭千有五百之羣祀通天之臺人阿房之宮齋必百日養犧五載牛則三千其重玉則七千

其器文綺以飾重席童女以蹈舞綴釀酌必貫三時而後成樂人必三千四百而後備內宮美人數至近千學官博士七千餘人中殿則駢駟馬六萬餘匹外牧則扈養三萬而馬十之執金吾從騎六百走卒倍焉太常行陵幸車千乘太官賜官奴婢六千長安城內治民為政者三千中二千石蔽罪斷刑者二十有五獄政充事猥威儀繁富隆於三代近過禮中夫所以極奢者大抵多受之於秦餘既違繭栗慈誠之本掃地簡易之指又夫替質而損文避泰而從約之趣豈夫當今隆興盛明之時祖述堯舜之際割奢務儉之政除繁崇省之令詳刑慎罰之教所宜希慕哉及夫寢廟口一太牢之祀郡國並立宗廟之法丞相御史大夫官屬吏從之數若此之輩既已屢改於哀平之前不行光武之後矣謹按圖牒所改奏在天地及五帝六宗宗廟社稷既已因前代之兆域矣夫天地則掃地而祭其餘則皆壇而埽之矣明堂所以祀上帝靈臺所以觀天文辟雍所以修禮樂太學所以集儒林高禩所以祈休祥又所以察時務揚教化稽古先民開誕慶祚舊時皆在國之陽並高棟夏屋足以肆饗射望雲物七郊雖尊祀尚質猶皆有門宇便坐足以避風雨可須軍罷年豐以漸修治舊時虎賁羽林五營兵及衛士并合雖且萬人或商賈墮游子弟或農野謹鈍之人雖有乘制之處不講戒陣既不簡練又希更寇雖名實不副難以備急有警而後募兵軍行而後運糧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務營佃不修器械無有貯聚一隅馳羽檄則三面並荒擾此亦漢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當今諸夏已安而巴蜀在畫外雖未得偃武而強甲放馬而戢兵空因年之大豐遂寄軍政於農事吏士小大並勤稼穡止則成井里於廣野動則成校隊於六軍省其暴殄瞻其衣食易稱悅以使民民忘其勞悅以犯難民忘其死今之謂矣糧畜於食勇畜於執雖坐曜烈威而眾未動畫外之蠻必復稽顙以求改往而效用矣若畏威效用不戰而定則賢於交兵而後威立接刃而後功成遠矣若姦凶不革遂迷不反猶欲以其所虐用之民待大魏投命報養之士然後徐以前歌後舞樂征之眾臨彼倒戟折矢樂服之羣伐腐摧枯未足以為喻

時帝頗出游獵或昏夜還宮朗上疏曰夫帝王之居外則飾周衛內則重禁門將行則設兵而後出幄稱警而後踐墀張弧而後登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
理時上主簿趙郡
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
散走雋殆見害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受考掠理逸之罪義濟二
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臨
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宜顯褒騰近任當得此吏今以登為大官令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
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無餘事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鵜鵠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
吏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
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入志懼彼
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

魏書曰車駕既

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

過今將休息棲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擯棄投之畫外車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

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成之地名馘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百金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之後然後鳳闕猥闕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息民充兵彊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奧房藩王未繁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温泰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朗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棺槨中表禮贊無所受常譏

世俗有好施之名而不叩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

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肅文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

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豐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罷又上疏宜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漢主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節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於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別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皇德合天者曰帝是故三皇創號五帝次之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矣肅謂為輕不亦謬乎臣松之以為上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諸帝雖尊父為皇其實則貴而無位高而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獻之前豈得遠考古義肅之所云蓋就漢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乃是譏漢非難肅也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間宮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丁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擇留萬人使一碁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宜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信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犯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猶不可以失平而天子之身反可以惑謬乎斯重於爲已而輕於爲君不忠之甚也周公曰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之工誦之士稱之言猶不戲而況行之乎故釋之之言不可不察周公之戒不可不法也又陳諸鳥獸無用之物而有芻穀人徒之費皆可蠲除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爲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爲殺之未必爲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爲

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正始元年出爲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爲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卽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爲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有司以爲吉祥肅曰魚生於淵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邊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徙爲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修己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母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安國寧主其術焉在肅曰昔

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土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縵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勲前朝改封恂為承子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知其貧財不受殺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 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虔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虔子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

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明帝時

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學與平中關中擾亂與兄季中

依將軍段熲採枹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旦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鄴轉為充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顧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君弘農王即阼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人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者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遍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世語曰遇子綏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同功臣董艾即綏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掃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負錄依漢甲乙以考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
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
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計掾應州辟時州中
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所在輒開除廢舍親授
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
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
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時年五十餘時
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
出為西平太守卒官 薛夏字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闇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
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
使囚遙引夏關移賴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
輩直欲殺之耳乃告賴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
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薛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服袍賜之其
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容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
君祕書丞天水薛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
蘭臺自以臺也而祕書署耳謂夏為不得儀也惟使當有坐者夏報之曰蘭臺為外臺祕書為內
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救其子無還天水
隗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中三輔亂禧南客荊州不以荒擾擔負經書每以
採摭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荊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譙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
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年八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
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
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所書耳不足精意也
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數十萬言未及繕寫而
得聾後數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祥事在杜畿傳與豢曰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
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顧中庸以土材
質適等而加之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
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
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
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
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書十四

三國志十四

程郭董劉蔣劉傳第十四

程昱字仲德東郡東阿人也長八尺三寸美鬚髯黃巾起縣丞王
 度反應之燒倉庫縣令踰城走吏民負老幼東奔渠丘山昱使人
 偵視度等得空城不能守出城西五六里止屯昱謂縣中大姓
 薛房等曰今度等得城郭不能居其執可知此不過欲虜掠財物
 非有堅甲利兵攻守之志也今何不相率還城而守之且城高厚
 多穀米今若還求令共堅守度必不能久攻可破也房等以為然
 吏民不肯從曰賊在西但有東耳昱謂房等愚民不可計事乃密
 遣數騎舉幡於東山上令房等望見大呼言賊已至便下山趣城
 吏民奔走隨之求得縣令遂共城守度等來攻城不能下欲去昱
 率吏民開城門急擊之度等破走東阿由此得全初平中兗州刺

史劉岱辟昱昱不應是時岱與表紹公孫瓚和親紹令妻子居岱所瓚亦遣從事范方將騎助岱後紹與瓚有隙瓚擊破紹軍乃遣使語岱令遣紹妻子使與紹絕別敕范方若岱不遣紹家將騎還吾定紹將加兵於岱岱議連日不決別駕王或白岱程昱有謀能斷大事岱乃召見昱問計昱曰若棄紹近援而求瓚遠助此假人於越以救溺子之說也夫公孫瓚非表紹之敵也今雖壞紹軍然終爲紹所禽夫趣一朝之權而不慮遠計將軍終敗岱從之范方將其騎歸未至瓚大爲紹所破岱表昱爲騎都尉昱辭以疾劉岱爲黃巾所殺太祖臨兗州辟昱昱將行其鄉人謂曰何前後之相背也昱笑而不應太祖與語說之以昱守壽張令太祖征徐州使昱與荀彧留守鄆城張邈等叛迎呂布郡縣響應唯鄆城范東阿不動布軍降者言陳宮欲自將兵取東阿又使汎疑取范吏民皆

恐或謂昱曰今兗州反唯有此三城宮等以重兵臨之非有以深結其心三城必動君民之望也歸而說之殆可昱乃歸過范說其令斬允曰聞呂布執君母弟妻子孝子誠不可爲心今天下大亂英雄並起必有命世能息天下之亂者此智者所詳擇也得主者昌失主者亡陳宮叛迎呂布而百城皆應似能有爲然以君觀之布何如人哉夫布麤中少親剛而無禮匹夫之雄耳宮等以執假合不能相君也兵雖衆終必無成曹使君智略不世出殆天所授君必固范我守東阿則田單之功可立也孰與違忠從惡而母子俱亡乎唯君詳慮之允流涕曰不敢有二心時汎疑已在縣允乃見疑伏兵刺殺之歸勒兵守

徐衆評曰允於曹公未成君臣母至親也於義應去昔王陵母爲項羽所拘母以高祖必得天下因自殺以固安能愛君不可以爲相是以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允宜先救至親徐庶母爲曹公所得劉備乃遣庶歸欲爲天下者恕人子之情也曹公亦宜遣允

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陳宮至不得渡昱至東

阿東阿令棗祗已率厲吏民拒城堅守丈兗州從事薛悌與昱協謀卒完三城以待太祖太祖還執昱乎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魏書曰昱少時常夢上泰山兩手捧日昱私異之以語荀彧及乃加其上曰更名昱也太祖與呂布戰於濮陽數不利蝗蟲起乃各引去於是表紹使人說太祖連和欲使太祖遣家居鄴太祖新失兗州軍食盡將許之時昱使適還引見因言曰竊聞將軍欲遣家與表紹連和誠有之乎太祖曰然昱曰意者將軍殆臨事而懼不然何慮之不深也夫表紹據燕趙之地有并天下之心而智不能濟也將軍自度能為之下乎將軍以龍虎之威可為韓彭之事邪今兗州雖殘尚有三城能戰之士不下萬人以將軍之神武與文若昱等收而用之霸王之業可成也願將軍更慮之太祖乃止魏略載昱說太祖曰昔田橫齊之世族兄弟三人更王據千里之齊擁百萬之眾與諸侯共南面稱孤既而高祖得天下而橫顧為降虜當此之時橫豈可為心哉太祖曰然此誠丈夫之至辱也昱曰昱愚不識

大旨以為將軍之志不如田橫田橫齊一壯士耳猶羞為高祖臣今聞將軍欲遣家往鄴將北面而事表紹夫以將軍之聰明神武而反不羞為表紹之下竊為將軍恥之其後語與本傳略同天子都許以昱為尚書兗州未苦安集復以昱為東中郎將領濟陰太守都督兗州事劉備失徐州來歸太祖昱說太祖殺備太祖不聽語在武紀後又遣備至徐州要擊袁術昱與郭嘉說太祖曰公前日不圖備昱等誠不及也今借之以兵必有異心太祖悔追之不及會術病死備至徐州遂殺車胄舉昱背太祖頃之昱遷振威將軍表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鄆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表紹擁十萬眾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執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昱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表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太祖征荊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為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為海內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荊州威震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出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

踐阼復為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戶并前八百戶分封少子

反太祖賜待益厚魏國既建為衛尉與中尉邢貞爭威儀免文帝

昱性剛戾與人多迕人有告昱謀

急呼吸之間者耳今此賊制在賈信之手無朝夕之變故老臣不願將軍行之也文帝曰君慮之

善即白太祖太祖果不誅太祖還聞之甚說謂

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出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之以禦我難解執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

以禦太祖是後中夏漸平太祖拊昱背曰兗州之敗不用君言吾

何以至此宗人奉牛酒大會昱曰知足不辱吾可以退矣乃自表

歸兵闔門不出魏書曰太祖征馬超文帝留守使昱參軍事出銀蘇伯等反河間遣將軍

延及孫曉列侯方欲以為公會薨帝為流涕追贈車騎將軍諡曰

肅侯魏書曰昱時年八十世語曰初太祖乏食昱略其本

子良嗣曉嘉平中為黃門侍郎世語曰曉字

周禮云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春秋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愚不

得臨賢賤不得臨貴於是並建聖哲樹之風聲明試以功九載考

績各修厥業思不出位故樂書欲拯晉侯其子不聽死人橫於街

路邴吉不問上不責非職之功下不務分外之賞吏無兼統之執

民無二事之役斯誠為國要道治亂所由也遠覽典志近觀秦漢

雖官名改易職雖不同至於崇上抑下顯分明例其致一也初無

校事之官干與庶政者也昔武皇帝大業草創眾官未備而軍旅

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御有方不至縱恣也此霸世之權宜非帝王之正典其後漸蒙見

任復為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宮廟下攝眾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唯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為粗疏以認詞為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為公嚴以循理為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為聲執內則聚羣姦以為腹心大臣恥與分執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既非周禮設官之意又非春秋十等之義也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內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宮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為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

昔桑弘羊為漢求利卜式以為獨烹弘羊天乃可雨若使政治得失必感天地臣恐水旱之災未必非校事之由也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為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曉遷汝南太守年四十餘薨

曉別傳曰曉大著文章多二失今之存者不能十分之一

郭嘉字奉孝潁川陽翟人也

傅子曰嘉少有遠量漢末天下將亂自弱冠匿名迹密交結英雋不與俗接故時人多莫知惟識達者奇

之年二十七辟司徒府

初北見袁紹謂紹謀臣辛評郭圖曰夫智者審於量主故

百舉百全而功名可立也表公徒欲效周公之下士而未知用人之機多端寡要好謀無決欲與其濟天下大難定霸王之業難矣於是遂去之先是時潁川戲志才籌畫士也太祖甚器之早卒太祖與荀彧書曰自志才亡後莫可與計事者汝潁固多奇士誰可

以繼之或薦嘉召見論天下事太祖曰使孤成大業者必此人也

嘉出亦喜曰真吾主也表為司空軍祭酒傅子曰太祖謂嘉曰本初擁冀州之眾青并從之地廣兵彊而數為

不遜吾欲討之力不敵如何對曰劉項之不敵公所知也漢祖唯智勝項羽雖彊終為所禽嘉竊料之紹有十敗公有十勝雖兵彊無能為也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此道勝一也紹以逆動公奉順以率天下此義勝二也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故不懾公料之以猛而上下知制此治勝三也紹外寬內忌用人而疑之所任唯親戚子弟公外易簡而內機明用人無疑唯才所宜不間遠近此度勝四也紹多謀少決失在後事公策得輒行應變無窮此謀勝五也紹因累世之資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丁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願為用此德勝六也紹見人飢寒恤念之形於顏色其所不見慮或不及也所謂婦人之仁耳公於目前小事時有所忽至於大事與四海接恩之所加皆過其望雖所不見慮之所周無不濟也此仁勝七也紹大臣爭權讒言惑亂公御下以道浸潤不行此明勝八也紹是非不可知公所是進之以禮所不是正之以法此文勝九也紹好為虛執不知兵要公以少克眾用兵如神軍人恃之敵人畏之此武勝十也太祖笑曰如卿所言孤何德以堪之也嘉又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呂布不先取布若紹為寇布為之援此深害也太祖曰然
征呂布三戰破之布退固守時士卒疲倦太祖欲引軍還
嘉說太祖急攻之遂禽布語在荀攸傳
傅子曰太祖欲引軍還嘉曰昔項籍七
亡者恃勇無謀故也今布每戰輒破氣衰力盡內外失守布之威力不及項籍而困敗過之若乘勝攻之此成禽也太祖曰善
魏書曰劉備來奔以為豫州牧或謂太祖曰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嘉嘉曰有是然公提劍起義兵為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

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太祖笑曰君得之矣
傅子曰初劉備來降太祖以客禮待之使為豫州牧嘉言於太祖曰備有雄才而甚得眾心張飛關羽者皆萬人敵也為之死用嘉觀之備終不為人下其謀未可測也古人有言一日縱敵數世之患宜早為之所是時太祖奉天子以號令天下方招懷英雄以明大信未得從嘉謀會太祖使備要擊表術嘉與程昱俱駕而諫太祖曰放備變作矣時備已去遂舉兵以叛太祖恨不用嘉之言
按魏書所云與傅子正反也
孫策轉鬪千里盡有江東

聞太祖與表紹相持於官渡將渡江北襲許眾聞皆懼嘉料之曰

策新并江東所誅皆英豪雄傑能得人死力者也然策輕而無備

雖有百萬之眾無異於獨行中原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以

吾觀之必死於匹夫之手策臨江未濟果為許貢客所殺傅子曰太祖

劉備議者懼軍出袁紹冀其後進不得戰而退失所據語在武紀太祖疑以問嘉嘉勸太祖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眾心未附急擊之必敗此存亡之機不可失也太祖曰善遂東征備備敗奔紹紹果不出
臣松之按武紀決計征備量紹不出皆出自太祖此云用嘉計則為不同又本傳稱自嘉料孫策輕備必死於匹夫之手誠為明於見事然自非上智無以知其死在何年也今正以襲許年死此蓋事之偶合
從破表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

欲乘勝遂攻之嘉曰表紹愛此二子莫適立也有郭圖逢紀為之

謀臣必交鬪其間還相離也急之則相持緩之而後爭心生不如

南向荊州若征劉表者以待其變變成而後擊之可一舉定也太
祖曰善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
原遣辛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
封嘉洧陽亭侯傅子曰以北既平太祖多辟召青冀幽并知名之士漸可爭之以爲省事掾屬皆嘉之謀也太祖將征袁尚及
三郡烏丸諸下多懼劉表使劉備襲許以討太祖嘉曰公雖威震
天下胡恃其遠必不設備因其無備卒然擊之可破滅也且袁紹
有恩於民夷而尚兄弟生存今四州之民徒以威附德施未加舍
而南征尚因烏丸之資招其死主之臣胡人一動民夷俱應以生
謁頓之心成覬覦之計恐青冀非已之有也表坐談客耳自知才
不足以御備重任之則恐不能制輕任之則備不爲用雖虛國遠
征公無憂矣太祖遂行至易嘉言曰兵貴神速今千里襲人輜重
多難以趨利且彼聞之必爲備不如留輜重輕兵兼道以出掩其

不意太祖乃密出盧龍塞直指單于庭虜卒聞太祖至惶怖合戰
大破之斬蹋頓及名王已下尚及兄熙走遼東嘉深通有算略達
於事情太祖曰惟奉孝爲能知孤意年二十八自柳城還疾篤太
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謂荀攸等曰諸君年皆孤輩也
唯奉孝最少天下事竟欲以後事屬之而中年夭折命也夫乃表
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
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勲
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戶并前千戶魏書載太祖表曰臣聞褒忠寵賢未必當身念功惟績思隆後嗣是以楚宗孫叔顯
封厥子岑彭旣沒爵及支庶故軍祭酒郭嘉忠良淵淑體通性達每有大議發言盈庭執中處理
動無遺策自在軍旅十有餘年行同騎乘坐共幄席東禽呂布西取駐固斬袁譚之首平朔土之
衆踰越險塞盪定烏丸震威遼東以臬袁尚雖假天威易爲指麾至於臨敵發揚誓命凶逆克殄
勲實由嘉力將表顯短命早終上爲朝廷悼惜良臣下自毒恨喪失奇佐宜追增嘉封并前千戶
喪亡爲存厚諡曰貞侯子奕嗣魏書稱奕通達見理奕字伯益見王祖家誠後太祖征荊州還於巴
丘遇疾疫燒船歎曰郭奉孝在不使孤至此傅子曰太祖又云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初

陳羣非嘉不治行檢數廷訴嘉嘉意自若太祖愈益重之然以羣能持正亦悅焉

傅子曰太祖與荀或書追傷嘉曰郭奉孝年不滿四十相與周旋十一年阻險艱難皆共罹之又以其通達見世事無所疑滯欲以後事屬之何意卒爾失之悲痛傷心今表增其子滿千戶然何益亡者追念之感深且奉孝乃知孤者也天下人相知者少又以此痛惜奈何奈何又與或書曰追惜奉孝不能去心其人見時事兵事過絕於人又人多畏病南方有疫常言吾往南方則不生還然與共論計云當先定荆此為不但見計之忠厚必欲立功分棄命定事人心乃爾爾何得使人忘之

奕為太子文學早薨子深嗣深薨子獵嗣

世語曰嘉孫敞字泰中有才識位散騎常侍

董昭字公仁濟陰定陶人也舉孝廉除廩陶長柏人令袁紹以為參軍事紹逆公孫瓚於界橋鉅鹿太守李邵及郡冠蓋以瓚兵彊皆欲屬瓚紹聞之使昭領鉅鹿問禦以何術對曰一人之微不能消眾謀欲誘致其心唱與同議及得其情乃當權以制之耳計在臨時未可得言時郡右姓孫伉等數十人專為謀主驚動吏民昭至郡偽作紹檄告郡云得賊羅候安平張吉辭當攻鉅鹿賊故孝廉孫伉等為應檄到收行軍法惡止其身妻子勿坐昭案檄告令

皆即斬之一郡惶恐乃以次安慰遂皆平集事訖白紹紹稱善會魏郡太守栗攀為兵所害紹以昭領魏郡太守時郡界大亂賊以萬數遣使往來交易市買昭厚待之因用為間乘虛掩討輒大克破二日之中羽檄三至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受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漢獻帝至河內為張楊所留因楊上還印綬拜騎都尉時太祖領兗州遣使詣楊欲令假塗西至長安楊不聽昭說楊曰袁曹雖為一家執不久羣曹今雖弱然實天下之英雄也當故結之況今有緣宜通其上事并表薦之若事有成永為深分楊於是通太祖上事表薦太祖昭為太祖作書與長安諸將李傕郭汜等各隨輕重致殷勤楊亦遣使詣太祖太祖遣楊犬馬金帛遂與西方往來天子在安邑昭從河南往詔拜議郎建安元年太祖定黃巾于許遣使詣河東會天子還洛陽韓暹楊奉董承及

楊各違戾不和昭以奉兵馬最彊而少黨援作太祖書與奉曰吾與將軍聞名慕義便推赤心今將軍拔萬乘之艱難反之舊都翼佐之功超世無疇何其休哉方今羣凶猾夏四海未寧神器至重事在維輔必須衆賢以清王軌誠非一人所能獨建心腹四支實相恃賴一物不備則有闕焉將軍當爲內主吾爲外援今吾有糧將軍有兵有無相通足以相濟死生契闊相與共之奉得書喜悅語諸將軍曰兗州諸軍近在許耳有兵有糧國家所當依仰也遂共表太祖爲鎮東將軍襲父爵費亭侯昭遷符節令太祖朝天子於洛陽引昭並坐問曰今孤來此當施何計昭曰將軍興義兵以誅暴亂入朝天子輔翼王室此五伯之功也此下諸將人殊意異未必服從今留匡弼事執不便惟有移駕幸許耳然朝廷播越新還舊京遠近跂望冀一朝獲安今復徒駕不厭衆心夫行非常之

事乃有非常之功願將軍算其多者太祖曰此孤本志也楊奉近在梁耳聞其兵精得無爲孤累乎昭曰奉少黨援將獨委質鎮東費亭之事皆奉所定又聞書命申束足以見信宜時遣使厚遺答謝以安其意說京都無糧欲車駕暫幸魯陽魯陽近許轉運稍易可無縣乏之憂奉爲人勇而寡慮必不見疑比使往來足以定計奉何能爲累太祖曰善卽遣使詣奉徒大駕至許奉由是失望與韓暹等到定陵鈔暴太祖不應密往攻其梁營降誅卽定奉暹失衆東降表術三年昭遷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洪河內太守繆尚城守待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洪尚等卽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太祖令劉備拒袁術昭曰備勇而志大關羽張飛爲之羽翼恐備之心未可得論也太祖曰吾已許之矣備到下邳殺徐州刺史車胄反太祖自征備徙昭爲徐州牧

表紹遣將顏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表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揚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內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羣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泰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嘉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況足下今日之所託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羣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未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忠孝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日爲曹公所禮辟夫

戚族人而疏所生內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祿而叛知已遠福祚而近危亡棄明義而收大恥不亦可惜邪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旣定以昭爲諫議大夫後表尚依易丸蹋頓太祖將征之患軍糧難致鑿平虜泉州二渠入海通運昭所建也太祖表封千秋亭侯轉拜司空軍祭酒後昭建議宜修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執者也今明公恥有慙德而未盡善樂保名節而無大責德美過於伊周此至德之所極也然太甲成王未必可遭今民難化甚於殷周處大臣之執使人以大事疑已誠不可不重慮也明公雖邁威德明法術而不定其基爲萬世計猶未至也定基之本在地與人宜稍建立以自藩衛明公

忠節穎露天威在顏耿弇牀下之言朱英無妄之論不得過耳昭

受恩非凡不敢不陳

獻帝春秋曰昭與列侯諸將議以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書與荀彧曰昔周旦呂望當姬氏之盛因二聖之業輔翼

成王之幼功勲若彼猶受上爵錫土開宇末世田單驅疆齊之衆報弱燕之怨收城七十迎復襄王襄王加賞於單使東有掖邑之封西有菑上之虞前世錄功濃厚如此今曹公遭海內傾覆宗廟焚滅躬擐甲胄周旋征伐櫛風沐雨且三十年芟夷羣凶爲百姓除害使漢室復存劉氏奉祀方之曩者數公若太山之與丘垤豈同日而論乎豈徒與列將功臣並侯一縣此豈天下所望哉

後太祖遂受魏公魏王之號皆昭所創及關羽圍曹仁於樊孫權遣使辭以遣兵西上欲掩取羽江陵公安累重羽失二城必自奔走樊軍之圍不救自解乞密不漏令羽有備太祖詰羣臣羣臣咸言宜當密之昭曰軍事尚權期於合宜宜應權以密而內露之羽聞權上若還自護圍則速解便獲其利可使兩賊相對銜持坐待其弊祕而不露使權得志非計之上又圍中將吏不知有救計糧怖懼儻有他意爲難不小露之爲便且羽爲人彊梁自恃二城守固必不速退太祖曰善卽敕救將徐晃以權書射著圍裏及羽屯

中圍裏聞之志氣百倍羽果猶豫權軍至得其二城羽乃破敗文帝卽王位拜昭將作大匠及踐阼遷大鴻臚進封右鄉侯二年分邑百戶賜昭弟訪爵關內侯徙昭爲侍中三年征東大將軍曹休臨江在洞浦口自表願將銳卒虎步江南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便渡江驛馬詔止時昭侍側因曰竊見陛下有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旣富且貴無復他望但欲終其天年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是後無幾暴風吹賊船悉詣休等營下斬首獲生賊遂迸散詔敕諸軍促渡軍未時進賊救船遂至大駕幸宛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等攻江陵未拔時江水淺狹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

來議者多以為城必可拔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狹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為吳矣臣私感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以為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完奈何乘危不以為懼事將危矣惟陛下察之帝悟昭言即詔尚等促出賊兩頭並進官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將軍石建高遷僅得自免軍出旬日江水暴長帝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正使張陳當之何以復加五年徙封成都鄉侯拜太常其年徙光祿大夫給事中從大駕東征七年還拜太僕明帝即位進爵樂平侯邑千戶轉衛尉分邑百戶賜一子爵關內侯

太和四年行司徒事六年拜真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凡有天下者莫不貴尚敦樸忠信之士深疾虛偽不真之人者以其毀教亂治敗俗傷化也近魏諷則伏誅建安之末曹偉則斬戮黃初之始伏惟前後聖詔深疾浮偽欲以破散邪黨常用切齒而執法之吏皆畏其威執莫能糾擿毀壞風俗侵欲滋甚竊見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國士不以孝悌清修為首乃以趨執游利為先合黨之羣互相褒歎以毀訾為罰戮用黨譽為爵賞附已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為作瑕釁至乃相謂今世何憂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羅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已矣但當吞之以藥而柔調耳又聞或有使奴客名作在職家人冒之出入往來禁輿交通書疏有所探問凡此諸事皆法之所不取刑之所不赦雖諷偉之罪無以加也帝於是發切詔斥免諸葛誕鄧颺等昭年

八十一薨諡曰定侯子胄嗣胄歷位郡守九卿

劉曄字子揚淮南成惠人也

惠音德

漢光武子阜陵王延後也父普母

脩產渙及曄渙九歲曄七歲而母病困臨終戒渙曄以普之侍人有諂害之性身死之後懼必亂家汝長大能除之則吾無恨矣曄年十三謂兄渙曰亡母之言可以行矣渙曰邾可爾曄卽入室殺侍者徑出拜墓舍內大驚白普普怒遣人追曄曄還拜謝曰亡母顧命之言敢受不請擅行之罰普心異之遂不責也汝南許劭名知人避地揚州稱曄有佐世之才揚士多輕俠桀桀有鄭寶張多許乾之屬各擁部曲寶最驍果才力過人一方所憚欲驅略百姓越赴江表以曄高族名人欲彊逼曄便唱導此謀曄時年二十餘心內憂之而未有緣會太祖遣使詣州有所案問曄往見爲論事執要將與歸駐止數日寶果從數百人齎牛酒來候使曄令家僮

將其衆坐中門外爲設酒飯與寶於內宴飲密勒健兒令因行觴而斫寶寶性不甘酒視候甚明觴者不敢發曄因自引取佩刀斫殺寶斬其首以令其軍云曹公有令敢有動者與寶同罪衆皆驚怖走還營營有督將精兵數千懼其爲亂曄卽乘寶馬將家僮數人詣寶營門呼其渠帥喻以禍福皆叩頭開門內曄曄撫慰安懷咸悉悅服推曄爲主曄覩漢室漸微已爲支屬不欲擁兵遂委其部曲與廬江太守劉勲勲怪其故曄曰寶無法制其衆素以鈔略爲利僕宿無資而整齊之必懷怨難久故相與耳時勲兵彊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辭厚幣以書說勲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勲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曄獨否勲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

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
軍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勲不從興兵伐上繚
策果襲其後勲窮蹙遂奔太祖太祖至壽春時廬江界有山賊陳
策衆數萬人臨險而守先時遣偏將致誅莫能禽克太祖問羣下
可伐與不咸云山峻高而谿谷深隘守易攻難又無之不足爲損
得之不足爲益曄曰策等小豎因亂赴險遂相依爲彊耳非有爵
命威信相伏也往者偏將資輕而中國未夷故策敢據險以守今
天下略定後伏先誅夫畏死趨賞愚知所同故廣武君爲韓信畫
策謂其威名足以先聲後實而服隣國也豈況明公之德東征西
怨先開賞募太兵臨之令宣之日軍門啓而虜自潰矣太祖笑曰
卿言近之遂遣猛將在前大軍在後至則克策如曄所度太祖還
辟曄爲司空倉曹掾

傅子曰太祖徵曄及蔣濟胡質等五人皆揚州各上每舍亭傳未
曾不講所以見重內論國邑先賢禦賊固守行軍進退之宜外料

敵之變化彼我虛實戰爭之術夙夜不解而曄獨臥車中終不言濟怪而問之曄答曰對明手
非精神不接精神可學而得乎及見太祖太祖果問揚州先賢賊之形執四人爭對待次而言再
見如此太祖每和悅而曄終不一言四人笑之後一見太祖止無所復問曄乃設遠言以動太祖
太祖適知便止若是者三其言趣以爲遠言宜徵精神獨見以盡其機不立於猥坐說也太祖已
探見其心矣坐罷尋以四人爲令而授曄以心腹

漢中山峻難登軍食頗乏太祖曰此妖妄之國耳何能爲有無吾
軍少食不如速還便自引歸令曄督後諸軍使以次出曄策魯可
克加糧道不繼雖出軍猶不能皆前馳白太祖不如致攻遂進兵
多出弩以射其營魯奔走漢中遂平曄進曰明公以步卒五千將
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并其八威震天下勢懼
海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劉
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舉漢中蜀人震恐
其執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
亮明於治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

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為後憂太祖不從傅子曰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備雖斬之而不能

安也太祖延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大軍遂還曄自漢中還為行軍長史兼領軍

延康元年蜀將孟達率眾降達有容止才觀文帝甚器愛之使達

為新城太守加散騎常侍曄以為達有苟得之心而恃才好術必

不能感恩懷義新城與吳蜀接連若有變態為國生患文帝竟不

易後達終於叛敗傅子曰初太祖時魏諷有重名自卿相以下皆傾心交之其後孟達去劉備歸文帝論者多稱有樂殺之量曄一見諷達而皆云必反卒

如其言黃初元年以曄為侍中賜爵關內侯詔問羣臣令料劉備當為

關羽出報吳不眾議咸云蜀小國耳各將唯羽羽死軍破國內憂

懼無緣復出曄獨曰蜀雖狹弱而備之謀欲以威武自彊執必用

眾以示其有餘且關羽與備義為君臣恩猶父子羽死不能為興

軍報敵於終始之分不足後備果出兵擊吳吳悉國應之而遣使

稱藩朝臣皆賀獨曄曰吳絕在江漢之表無內臣之心久矣陛下

雖齊德有虞然醜虜之性未有所感因難求臣必難信也彼必外

迫內困然後發此使耳可因其窮襲而取之夫一日縱敵數世之

患不可不察也備軍敗退吳禮敬轉廢帝欲興眾伐之曄以為彼

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必難倉卒帝不聽傅子曰孫權遣使求降帝以問曄曄對曰權無

故求降必內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取荊州四郡備怒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眾心不安又恐中國乘其釁而伐之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則假中國之援以疆其眾而疑敵人權善用兵見策知變其計必出於此今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其內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半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必以為懼其一不可孤何不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乎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故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必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心不改計抑怒救吳必然之執也帝不聽遂受吳降即拜權為吳王曄又進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真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此實然之執非卑臣頌言也權雖有雄才故漢驃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執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與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為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義也我信其偽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為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之內為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與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也無故伐我必欲殘我國家俘我民子女以為僮隸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從遂即拜權為吳王權將陸遜大敗劉備殺其兵八萬餘人備僅以身免權外禮愈

畢而內行不順果如曄言五年幸廣陵泗口命荆揚州諸軍並進會群臣問權當自來不咸曰陛下親征權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自將而來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已而超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駕停住積日權果不至帝乃旋師云卿策之是也當念爲吾滅二賊不可但知其情而已明帝卽位進爵東亭侯邑三百戶詔曰尊嚴祖考所以崇孝表行也追本敬始所以篤教流化也是以成湯文武寔造商周詩書之義追尊稷契歌頌有娥姜嫄之事明盛德之源流受命所由興也自我魏室之承天序旣發迹於高皇太皇帝而功隆於武皇文皇帝至於高皇之父處士君潛修德讓行動神明斯乃乾坤所福饗光靈所從來也而精神幽遠號稱罔記非所謂崇孝重本也其令公卿已下會議號諡曄議曰聖帝孝孫之欲褒崇先祖誠無量已

然親疏之數遠近之降蓋有禮紀所以割斷私情克成公法爲萬世式也周王所以上祖后稷者以其佐唐有功名在祀典故也至於漢氏之初追諡之義不過其父上比周室則大魏發迹自高皇始下論漢氏則追諡之禮不及其祖此誠往代之成法當今之明義也陛下孝思中發誠無已已然君舉必書所以慎於禮制也以爲追尊之義宜齊高皇而已尚書衛臻與曄議同事遂施行遼東太守公孫淵奪叔父位擅自立遣使表狀曄以爲公孫氏漢時所用遂世官相承水則由海陸則阻山故胡夷絕遠難制而世權日久今若不誅後必生患若懷貳阻兵然後致誅於事爲難不如因其新立有黨有仇先其不意以兵臨之開設賞募可不勞師而定也後淵竟反曄在朝略不交接時人或問其故曄答曰魏室卽昨尚新智者知命俗或未咸僕在漢爲支葉於魏備腹心寡偶少徒

於宜未失也太和六年以疾拜太中大夫有間為大鴻臚在位二年遜位復為太中大夫薨諡曰景侯子寓嗣

傅子曰暉事明皇帝又大見親重帝將伐蜀朝臣內外皆曰不可

可暉入與帝議因曰可伐出與朝臣言因曰不可伐暉有膽智言之皆有形中領軍楊暨帝之親臣又重暉持不可伐蜀之議最堅每從內出輒過暉暉講不可之意後暨從駕行天淵池帝論伐蜀事暨切諫帝曰卿書生焉知兵事暨謙謝曰臣出自儒生之末陛下過聽拔臣羣萃之中立之六軍之上臣有微心不敢不盡言臣言誠不足采侍中劉暉先帝謀臣常曰蜀不可伐帝曰暉與吾言蜀可伐暨曰暉可召質也詔召暉至帝問暉終不言後獨見暉責帝曰伐國大謀也臣得與聞大謀常恐昧夢漏泄以益臣罪焉敢向人言之夫兵詭道也軍事未發不厭其密也陛下顯然露之臣恐敵國已聞之矣於是帝謝之暉見出責暨曰夫釣者中大魚則縱而隨之須可制而後牽則無不得也人主之威豈徒大魚而已子誠直臣然計不足采不可不精思也暨亦謝之暉能應變持兩端如此或惡暉於帝曰暉不盡忠善向上意所趨而合之陛下試與暉言皆反意而問之若皆與所問反者是暉常與聖意合也復每問皆同者暉之情必無所復逃矣帝如言以驗之果得其情從此疏焉暉遂發狂出為大鴻臚以憂死諺曰巧詐不如拙誠信矣以暉之明智權計若居之以德義行之以忠信古之上賢何以加諸獨任才智不與世士相經緯內不推心事上外困於俗卒不能自安

少子陶亦高才而薄行官至平原太守

王弼傳曰淮南人劉陶善論縱橫為

於天下豈不惜哉當時所推 傅子曰陶字季冶善名稱有大辯曹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之以為伊呂當此之時其人意陵青雲謂玄曰仲尼不聖何以知其然智者圖國天下羣愚如并一九於掌中而不能得天下玄以其言大惑不復詳難也謂之曰天下之質變無常也今見卿窮爽之敗退居里舍乃謝其言之過 千寶晉紀曰毋丘儉之起也大將軍以問陶陶答依違大將軍怒曰卿平生與吾論天下事至於今日而更不盡乎乃出為平原太守又追殺之

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也仕郡計吏州別駕建安十三年孫權率眾圍合肥時大軍征荊州遇疾疫唯遣將軍張喜單將千騎過領汝南兵以解圍頗復疾疫濟乃密白刺史偽得喜書云步騎四萬已到雩婁遣主部迎喜三部使齎書語城中守將一部得入城二部為賊所得權信之遽燒圍走城用得全明年使於譙太祖問濟曰昔孤與袁本初對官渡徙燕白馬民民不得走賊亦不敢鈔今欲徙淮南民何如濟對曰是時兵弱賊疆不徙必失之自破袁紹北拔柳城南向江漢荊州交臂威震天下民無他志然百姓懷土實不樂徙懼必不安太祖不從而江淮間十餘萬眾皆驚走吳後濟使詣鄴太祖迎見大笑曰本但欲使避賊乃更驅盡之拜濟丹陽太守大軍南征還以溫恢為揚州刺史濟為別駕令曰季子為臣吳宜有君今君還州吾無憂矣民有誣告濟為謀叛主率者

太祖聞之指有令與左將軍于禁沛相封仁等曰蔣濟寧有此事
有此事吾爲不知人也此必愚民樂亂妄引之耳促理出之辟爲
丞相主簿西曹屬令曰舜舉臯陶不仁者遠臧否得中望於賢屬
矣關羽圍樊襄陽太祖以漢帝在許近賊欲徙都司馬宣王及濟
說太祖曰于禁等爲水所沒非戰攻之失於國家大計未足有損
劉備孫權外親內疎關羽得志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躡其後許
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卽引兵西襲公
安江陵羽遂兄禽文帝卽王位轉爲相國長史及踐阼出爲東中
郎將濟請留詔曰高祖歌曰安得猛士守四方天下未寧要須良
臣以鎮邊境如其無事乃還鳴玉未爲後也濟上萬機論帝善之
入爲散騎常侍時有詔詔征南將軍夏侯尚曰卿腹心重將特當
任使恩施足死惠愛可懷作威作福殺人活人尚以示濟濟旣至

帝問曰卿所聞見天下風教何如濟對曰未有他善但見亡國之
語耳帝忿然作色而問其故濟具以答因曰夫作威作福書之明
誠天子無戲言古人所慎惟陛下察之於是帝意解遣追取前詔
黃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
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州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
仁不從果敗仁薨復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
武志節忼愾常有超越江湖吞吳會之志故復授將率之任頃之
徵爲尚書車駕幸廣陵濟表水道難通又上三州論以諷帝帝不
從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議者欲就留兵屯田濟以爲東近
湖北臨淮若水盛時賊易爲寇不可安屯帝從之車駕卽發還到
精湖水稍盡留船付濟船本歷適數百里中濟更鑿地作四五
道躡船令聚豫作土豚遏斷湖水皆引後船一時開遏入淮中帝

還洛陽謂濟曰事不可不曉吾前決謂分半燒船於山陽池中卿於後致之略與吾俱至譙又每得所陳實入吾意自今討賊計畫善思論之明帝卽位賜爵關內侯大司馬曹休帥兵向皖濟表以爲深入虜地與權精兵對而朱然等在上流乘休後臣未見其利也軍至皖吳出兵安陸濟又上疏曰今賊示形於西必欲并兵圖身宜急詔諸軍往救之會休軍已敗盡棄器仗輜重退還吳欲塞夾口遇救兵至是以官軍得不沒遷爲中護軍時中書監令號爲專任濟上疏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蔽古之至戒也往者大臣秉事外內扇動陛下卓然自覽萬機莫不祇肅夫大臣非不忠也然威權在下則衆心慢上執之常也陛下旣已察之於大臣願無忘於左右左右忠正遠慮未必賢於大臣至於便辟取合或能工之今外所言輒云中書雖使恭慎不敢外交但有此名

猶惑世俗況實握事要日在目前儻因疲倦之間有所割制衆臣見其能推移於事卽亦因時而向之一有此端因當內設自完以此衆語私招所交爲之內援若此臧否毀譽必有所興功負賞罰必有所易直道而上者或壅曲附左右者反達因微而入緣形而出意所狎信不復猜覺此宜聖智所當早聞外以經意則形際自見或恐朝臣畏言不合而受左右之怨莫適以聞臣竊亮陛下潛神默思公聽並觀若事有未盡於理而物有未周於用將改曲易調遠與黃唐角功迺昭武文之迹豈近習而已哉然人君猶不可悉天下事以適已明當有所付三官任一臣非周公且之忠又非管夷吾之公則有弄機敗官之弊當今柱石之士雖少至於行稱一州智效一官忠信竭命各奉其職可並驅策不使聖明之朝有專吏之名也詔曰夫骨鯁之臣人主之所仗也濟才兼文武服勤

盡節每軍國大事輒有奏議忠誠奮發吾甚壯之就遷為護軍將

軍加散騎常侍司馬彪戰略曰太和六年明帝遣平州刺史田豫乘海渡幽州刺史王雄陸道并攻遼東蔣濟諫曰凡非相吞之國不侵叛之臣不宣輕伐伐之而不

制是驅使為賊故曰虎狼當路不治狐狸先除大害小害自已今海表之地累世委質歲選計考不之職貢議者先之正使一舉便克得其民不足益國得其財不足為富儻不如意是為結怨夫信也帝不聽豫景初中外勤征役內務宮室怨曠者多而年穀饑儉濟

上疏曰陛下當恢崇前緒光濟遺業誠未得高枕而治也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二賊未誅宿兵邊陲且耕

且戰怨曠積年宗廟宮室百事草創農桑者少衣食者多今其所急務唯當息耗百姓不至甚弊弊劫之民儻有水旱百萬之眾不

為國用凡使民必須農隙不奪其時夫欲大興功之君先料其民力而燠休之勾踐養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

疆齊羸越滅勁吳今二敵不攻不滅不事即侵當身不除百世之責也以陛下聖明神武之略舍其緩者專心討賊臣以為無難矣

又歡娛之耽害於精爽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弊願大簡賢妙足以充百斯男者其冗散未齒且悉分出務在清靜詔曰微護軍吾

弗聞斯言也漢晉春秋曰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諱其行人疑於我我

之不克與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奠未可則也齊王即位徙為領軍將軍進爵昌陵亭侯列異傳曰濟為領軍其婦

路我生時為卿相子孫今在地下為泰山伍伯憔悴困辱不可復言今大廟西詭士孫阿今見召為泰山令願母為白侯屬阿令轉我得樂處言訖母忽然驚寤明日以白濟濟曰夢為爾耳不足

怪也明日暮復夢曰我來迎新君止在廟下未發之頃暫得來歸新君明日日中當發臨發多事不復得歸永辭於此侯氣疆難感悟故自訴於母願重啓侯何惜不一試驗之遂道阿之形狀言

甚備悉天明母重啓侯雖云夢不足怪此何太適適亦何惜不一驗之濟乃遣人詣太廟下推問孫阿果得之形狀證驗悉如兒言濟涕泣曰幾負吾兒於是乃見孫阿具語其事阿不懼當死而喜得為泰山令惟恐濟言不信也曰若如節下言阿之願也不知賢子欲得何職濟曰隨地下樂

者與之阿曰輒當奉教乃厚賞之言訖還濟欲速知其驗從領軍門至廟下十步安一人以傳阿消息辰時傳阿心痛已時傳阿劇日中傳阿亡濟泣曰雖哀吾兒之不幸且喜亡者有知後月餘兒復來語母曰已得轉為錄事矣 遷太尉初侍中高

堂隆論郊祀事以魏為舜後推舜配天濟以為舜本姓媯其苗曰田非曹之先著文以追詰隆

臣松之按蔣濟立郊議稱曹騰碑文云曹氏族出自邾魏書述曹氏胤緒亦如之魏武作家傳自云曹叔振鐸

之後故陳思王作武帝誄曰於穆武王胄稷胤周此其不同者也及至景初明帝從高堂隆議謂魏為舜後後魏為禪晉文稱昔我皇祖有虞則其異彌甚尋濟難隆及與尚書繆襲往反並有理據文多不載濟亦未能定氏族所出但謂魏非舜後而橫祀非族降黜太祖不配正天皆為繆妄然于時竟莫能正濟又難鄭玄注祭法云有虞以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自夏已下稍用其姓氏濟曰夫虬龍神於獺獺自祭其先不祭虬龍也騏驎白虎仁於豺豺自祭其先不祭騏驎也如玄之說有虞已上豺獺之不若邪臣以為祭法所云見疑學者久矣鄭玄不考正其違而就通其義濟豺獺之譬雖似非諸然其義自有可求焉

是時曹爽專政丁謐鄧颺等輕改法度會有日蝕變詔羣臣問其得失濟上疏曰昔大舜佐治戒在比周周公輔政慎於其朋齊侯問災晏嬰對以布惠魯君問異臧孫答以緩役應天塞變乃實人事今二賊未滅將士暴露已數十年男女怨曠百姓貧苦夫為國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張其綱維以垂于後豈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終無益於治適足傷民望宜使文武之臣各守其職率以清平則和氣祥瑞可感而致也以隨太傅司馬宣王屯洛水浮橋誅曹爽等進封都鄉侯邑七百戶濟上疏曰臣忝寵上司而爽敢苞藏禍心此臣之無任也太傅奮獨斷之策陛下

明其忠節罪人伏誅社稷之福也夫封寵慶賞必加有功今論謀則臣不先知語戰則非臣所率而上失其制下受其弊臣備宰司民所具瞻臣恐冒賞之漸自此而興推讓之風由此而廢固辭不

許孫盛曰蔣濟之辭豈可謂不負心矣語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蔣濟其有焉

是歲薨諡曰景侯

世語曰初濟隨司馬宣王中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

言宣王昔惟免官而已爽遂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子秀嗣秀薨子凱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濟

著勲前朝改封凱為下蔡子

劉放字子棄涿郡人漢廣陽順王子西鄉侯宏後也歷郡綱紀舉孝廉遭世大亂時漁陽王松據其土放往依之太祖克冀州放說松曰往者董卓作逆英雄並起阻兵擅命人自封殖惟曹公能拔拯危亂翼戴天子奉辭伐罪所向必克以二袁之疆守則淮南冰消戰則官渡大敗乘勝席卷將清河朔威刑既合大執以見速至者漸福後服者先亡此乃不俟終日馳騫之時也昔黥布棄南面

之尊仗劔歸漢誠識廢興之理審去就之分也將軍宜投身委命厚自結納松然之會太祖討袁譚於南皮以書招松松舉雍奴泉州安次以附之放為松答太祖書其文甚麗太祖既善之又聞其說由是遂辟放建安十年與松俱至太祖大悅謂放曰昔班彪依竇融而有河西之功今一何相似也乃以放參司空軍事歷主簿記室出為邵陽祓禱反音都活贊令魏國既建與太原孫資俱為祕書郎先是資亦歷縣令參丞相軍事資別傳曰資字彥龍幼而岐嶷三歲喪二親長於兄嫂講業太學博覽傳記同郡王允一見而奇之太祖為司空又辟資會兄為鄉人所害資手刃報讐乃將家屬避地河東故遂不應命尋復為本郡所命以疾辭友人河東賈逵謂資曰足下抱逸羣之才值舊邦傾覆主將殷勤千里延頸宜崇古賢桑梓之義而久盤桓拒違君命斯猶曜和璧於秦王之庭而塞以連城之價耳竊為足下不取也資感其言遂往應之到署功曹舉討吏尚書令荀彧見資歎曰北州乘喪亂已久謂其賢智零落今日乃復見孫討君乎表留以為尚書郎辭以家難得還河東文帝即位放資轉為左右丞數月放徙為令黃初初改祕書為中書以放為監資為令各加給事中放賜爵關內侯資為關中侯遂掌機密三年放進爵魏壽亭侯資關

內侯明帝即位尤見寵任同加散騎常侍進放爵西鄉侯資樂陽

亭侯資別傳曰諸葛亮出在南鄭時議者以為可因大發兵就討之帝意亦然以問資資曰昔武皇帝征南鄭取張魯陽平之役危而後濟又自往拔出夏侯淵軍數言南鄭直為天獄

中斜谷道為五百里石穴耳言其深險喜出淵軍之辭也又武皇帝聖於用兵察蜀賊棲於山巖視吳虜竄於江湖皆撓而避之不責將士之力不爭一朝之忿誠所謂見勝而戰知難而退也今若進軍就南鄭討亮道既險阻計用精兵又轉運鎮守南方四州邊禦水賊凡用十五六萬人必當復更有所發興天下搔動費力廣大此誠陛下所宜深慮夫守戰之力力役參倍但今日見兵分命大將據諸要險威足以震攝疆寇鎮靜疆場將士虎睡百姓無事數年之間中國日盛吳蜀二虜必自罷弊帝由是止時吳人彭綺又舉義江南議者以為因此伐之必有所克帝問資資曰鄱陽宗人前後數有舉義者眾弱謀淺旋輒散昔文皇帝嘗密論賊形執言洞浦殺萬人得船千萬數日間船人復會江陵被圍歷月權裁以千數百兵住東門而其土地無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驗也以此推綺懼未能為權腹心大疾也綺果尋敗亡太和末吳遣將周賀浮海詣遼東招誘公孫淵帝欲邀討之朝議多以為不可惟資決行策果大破之進

爵左鄉侯魏氏春秋曰烏九校尉所豫帥西部鮮卑泄歸尼等出塞討軻比能智鬱築鞬破之還至馬邑故城比能帥三萬騎圍帝聞之計未有所出如中書省以問監令

令孫資等曰上谷太守閻柔弟也為比能素所歸信令馳詔使說比能不勞師而自解矣帝從之比能果釋豫而還放善為書檄三祖詔命有所招喻多放所為青龍初孫權與諸葛亮連和欲俱出為寇邊候得權書放乃改易其辭往往換其本文而傅合之與征東將軍

滿寵若欲歸化封以示亮亮騰與吳大將步騭等騭等以見權權

懼亮自疑深自解說是歲俱加侍中光祿大夫資別傳曰是時孫權諸葛亮號稱劇賊無歲不有軍

征而帝總攝群下內圖禦寇之計外規廟勝之畫資皆管之然自以受腹心常讓事於帝曰動大衆舉大事互與群下共之既以明且於探求為廣既朝臣會議資奏當其是非擇其善者推成之終不顯已之德也若衆人有譴過及愛憎之說輒復為請解以塞譖潤之端如征東將軍滿寵涼州刺史徐邈並有譖毀之者資皆盛陳其素行使卒無纖介寵邈得保其功名者資之力也初資在邠邑名出同類之右鄉人司空掾田豫梁相宗豔皆如害之而楊豐黨附豫等專為資構造謗端怨隙甚重資既不以為言而終無恨意豫等慙服求釋宿憾結為婚姻資謂之曰吾無憾心不知所釋此為卿自薄之卿自厚之耳乃為長子宏取其女及當顯位而田豫老疾在家資遇之甚厚又致其子於本郡以為孝廉而楊豐子後為尚方吏帝以職事譴怒欲致之法資請活之其不念舊惡如此景初二年遠東平定以參謀之功各進爵封本縣放方城侯

資中都侯其年帝寢疾欲以燕王宇為大將軍及領軍將軍夏侯

獻武衛將軍曹爽屯騎校尉曹肇驍騎將軍秦朗共輔政宇性恭

良陳誠固辭帝引見放資入臥內問曰燕王正爾為放資對曰燕

王實自知不堪大任故耳帝曰曹爽可代宇不放資因贊成之又

深陳宜速召太尉司馬宣王以綱維皇室帝納其言即以黃紙授

放作詔放資既出帝意復變詔止宣王勿使來尋更見放資曰我

自召太尉而曹肇等反使吾止之幾敗吾事命更為詔帝獨召爽

與放資俱受詔命遂免宇獻肇朗官太尉亦至登牀受詔然後帝

崩世語曰放資久典機任獻肇心內不平殿中有雞棲樹二人相謂此亦久矣其能復幾指謂放資放資懼故勸帝召宣王帝作手詔令給使辟邪至以授宣王宣王在汲獻等先詔令於軹關西還長安辟邪又至宣王疑有變呼辟邪具問乃乘追鋒車馳至京師帝問放資誰可與太

弟纂為大將軍司馬燕王頗失指筆出纂見驚曰上不安云何悉其出宣還已暮放資宣詔宮門不得復內肇等罷燕王肇明日至門不得入懼詣廷尉以處事失宜免帝謂獻曰吾已差便出獻流涕而出亦免案世語所云樹置先後與本傳不同資別傳曰帝詔資曰吾年稍長又歷觀書傳中皆歎息無所不念圖萬年後計莫過使親人廣據職執兵任又重今射聲校尉缺久欲得親人誰可用者資曰陛下思深慮遠誠非愚臣所及書傳所載皆聖聽所究向使漢高不知平勃能安劉氏漢武不識金霍付屬以事殆不可言文皇帝始召曹真還時親詔臣以重慮及至晏駕陛下即昨猶有曹休外內之望賴遭日月御勒不傾使各守分職纖介不間以此推之親臣貴戚雖當據執握兵宜使輕重素定若諸侯典兵力均衡平寵齊愛等則不相為服不相為服則意有異同今五營所領見兵常不過數百選授校尉如其輩類為有疇匹至於重大之任能有所維綱者宜以聖恩簡擇如平勃金霍劉章等一二入漸殊其威重使相鎮固於事為善帝曰然如卿言常為吾遠慮所圖今日可參平勃伴金霍雙劉章者其誰哉資曰臣聞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唐虞之聖凡所進用明試以功陳平初事漢祖絳灌等謗平有受金盜嫂之罪周勃以吹簫引疆始事高祖亦未知名也高祖察其行跡然後知可付以大事霍光給事中二十餘年小心謹慎乃見親信日禪夷狄以至孝質直特見擢用左右尚曰妄得一胡兒而重貴之平勃雖安漢嗣其終勃破反

各平劣自免於呂須之讒上官桀桑弘羊與霍光爭權幾成禍亂此誠知人之不易為臣之難也
又所簡擇當得陛下所親當得陛下所信誠非愚臣之所能識別臣松之以為夢劉于時號為
專任制斷機密政事無不綜資放被託付之問當安危所斷而更依違其對無有適莫受人親任
理豈得然按本傳及諸書並云放資稱贊曹爽勸召宣王魏室之亡禍基於此資之別傳出自其
家欲以是言掩其大失然齊王即位以放資決定大謀增邑三百放并前
恐負國之玷終莫能磨也

千一百資千戶封愛子一人亭侯次子騎都尉餘子皆郎中正始
元年更加放左光祿大夫資右光祿大夫金印紫綬儀同三司六
年放轉驃騎資衛將軍領監令如故七年復封子一人亭侯各年
老遜位以列侯朝朔望位特進資別傳曰大將軍爽專事多變易舊章資歎曰吾

以坐受素餐之祿邪遂固稱疾九年二月乃賜詔曰君掌機密三十餘年經營庶事勲著前朝暨
朕統位動賴良謀是以曩者增崇寵章同之三事外帥羣官內望謹言屬以年耆疾篤上還印綬
前後鄭重辭旨懇切天地以大順成德君子以善恕成仁重以職事違奪君志今聽所執賜錢百
萬使兼光祿勳少府親策詔君養疾于第君其勉進醫藥頤神和氣以永無疆之祚置舍人官騎
加以日秩看酒之膳焉曹爽誅後復以資為侍中領中書令嘉平二年放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敬侯子正嗣臣松之案頭責子羽曰士卿劉許字文生正之弟也與張華
六人並稱文辭可觀意思詳序晉惠帝世許為越騎校尉資復遜位
歸第就拜驃騎將軍轉侍中特進如故三年薨諡曰貞侯子宏嗣

放才計優資而自修不如也放資既善承順主上又未嘗顯言得
失抑辛毗而助王思以是獲譏於世然時因羣臣諫諍扶贊其義
并時密陳損益不專導諛言云及咸熙中開建五等以放資著勲
前朝改封正方城子宏離石子案孫氏譜宏為南陽太守宏子楚字子荆晉陽秋
曰楚鄉人王濟豪俊公子也為本州大中正訪問
關求楚品狀濟曰此人非卿所能名自狀之曰天才英博亮拔不羣楚位至討虜護軍馮翊太守
楚子洵潁川太守洵子盛字安國給事中祕書益盛從父弟綽字與公廷尉正楚及盛綽並有文
藻盛又善言名理諸
所論著並傳於世
評曰程昱郭嘉董昭劉曄蔣濟才策謀略世之奇士雖清治德業
殊於荀攸而籌畫所料是其倫也劉放文翰孫資勤慎並管喉舌
權聞當時雅亮非體是故譏諛之聲每過其實矣

蘇州府印

三國志十四

